

男孩，必须死去

续本达

2010 年 3 月 24 日

The boy must die, for the man to live.

David DeAngelo

1 前言

我本在写完《九辩》之后下定决心不再写这样“冷静”反思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文章了。可是自从进入 2010 年以来，我的心里就一直在不由自主地“冷静”反思，反思 2009 年的一幕一幕，又反思到在清华的日日夜夜。由关注男人成长的一系列著作，我一次次地看到自己在大学里的行为模式，同时又一次次醒悟那些被淡忘的细节。在日本的五个多月里，我有了新的眼光看待自己：我要成熟起来。我知道这意味着放弃，因为男孩一旦长成男人，他就永远无法再回到男孩了，他将失去明晰、简单、直白与天真。我明白这些，我喜欢着那个男孩，抚摸着那个男孩，安慰着那个男孩，关怀着那个男孩，崇拜着那个男孩。但是我必须让他死去，拂去他的眼泪，舔舐他的伤口，擦干他身上的血迹和泥污，为他祝福，让他安静地闭上他那跳动着童贞的眼睛，带着微笑，死去。

2009 是我最悲惨的一年。勉强活了过来，却遍体鳞伤。

生路注定只有一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完全陌生的人们开始体验过去所未曾生活过的生活。

上周在神冈的一个早晨梦见自己对自己说“跌倒了，先爬起来，然后再哭”。

2009.12.31

现在，可以边走边哭了。

目录

1 前言	1
------	---

目 录	2
2 母系	2
3 父亲	3
4 个人界限	5
4.1 引子	5
4.2 人	7
5 理性	8
6 仇恨	9
7 完美主义	10
8 精神洁癖	11
9 瘾	12
9.1 手淫	13
9.2 A 片	14
9.3 计算机	16
9.4 电子游戏	17
10 拖沓症	18
11 献祭	23
12 拒绝	25
13 安全感	26
14 反洗脑	27
15 暧昧	28
16 情绪	29
17 情感	30
18 女友	31
19 阴暗	32
20 结语	33

2 母系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一直处于女性的哺育，关怀和领导之下。我的妈妈，我的老师，是她们伴着我长大，教我做人，教我与他人相处。

我学着以母亲的眼光看世界，模仿老师的习惯来学知识。我开始探索如何做一个听话的小男孩来赢得长辈的喜爱，如何让她们以我为荣，如何不让她们失望，如何不让她们因我操劳。

我崇拜着我的母亲和老师，她们是我生活中的神，她们是我的生活准则，她们是我生命的中心。

然而，我在慢慢长大。我变得暴躁，变得不听话。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明白我要爱我的妈妈，正像她爱着我一样，我也明白她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但是冥冥之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阻止我全然地服从。

每次潜意识的反抗结束于母亲的哀伤：你长大注定会像你爸爸那样。

我不知所措，我再一次让妈妈失望了，我感到羞耻和委屈。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向妈妈保证，我长大一定不会像我爸爸那样。我发誓，我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一个在妈妈的价值指导下完美的男人，一个与爸爸截然不同的男人。

冲动是魔鬼，与妈妈对抗是邪恶，这是魔鬼给注入我身体的邪恶直觉吗？我为什么做不到像妈妈那样温柔善良？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因为一点小事对妈妈发怒，一次又一次地让妈妈伤心？我为什么这么没有良心？不，那不是我，那是魔鬼！那是操纵着男人们让他们变得恶心的魔鬼！

妈妈为我做了一件衣服，我不喜欢：“我不穿，那是女孩子穿的！同学会嘲笑我的！”妈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好孩子，这怎么是女孩子穿的呢？妈妈的眼光还能不如你吗？不信你问老师，她肯定夸咱的衣服最漂亮！”我不再反对，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明白这是妈妈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我不能让妈妈生气，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孩子让妈妈以我为荣。但我终究是会被同学嘲笑的，我感到害羞感到无助，我会将其默默地忽略，不在心里激起一丝波澜，渐渐地我习惯于忽略我不想面对的事情，同时又在潜意识里关心着他人对我的评价。必要时我还会很自豪地告诉老师，这是妈妈给我做的，老师就会出面摆平那些取笑我的坏同学们。

我试图模仿妈妈的行为举止，模仿妈妈的为人处事，模仿妈妈的善良去关心他人，模仿妈妈的泼辣与不公平斗争，模仿妈妈那样笑对人生在任何困窘中都保持乐观向上。但是我总是缺少些什么，缺少那最重要的一部分，让我的显得异常地笨拙。我做不到，我永远也不会像妈妈一样伟大和刚强，遇到事情妈妈的看法总会比我更恰当。

魔鬼试图占领我的心，但他们失败了；我试图以妈妈的感情填充自己，我也失败了。我的胸膛是空的，无血无肉的，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爱什么：妈妈喜欢的我就应该喜欢，面对困难与挑战妈妈怎么做我就应该怎么做。

我没有自己的情感：我不知道什么是情感；我没有自己的风格：我不知道什么是

风格；我没有自己的品位：我不知道什么是品位。我害怕流露情绪，我痛恨面对选择，我回避社会时尚。

老师告诉我，要安静，要服从，要文明，要遵守纪律，要听老师的话，听班长的话，不要惹麻烦，不要调皮捣蛋，不许欺负女同学，不许让老师生气，不许和坏孩子一起玩。但生活将是多么无聊多么无趣！但是那些无可救药的混蛋男孩们都是什么下场？在学校被老师狂骂，回家被爹妈胖揍！惹了老师生气将是什么下场？被同学瞧不起被冷落被欺负！妈妈告诉我，学习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觉得无聊呢？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可以找到学习的快乐，我是妈妈的骄傲，我是老师的骄傲！我可以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因无聊而惹事生非。

We are educated to charm a mother, not a lover.

David DeAngelo

母亲是自私的，她要她的儿子不出任何意外，她要她的儿子永远在身边。“我的儿子视力不好，在学校会挨欺负，就让他九岁上学吧。”“我的儿子视力不好，做激烈运动时有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所以终生不能做打球搏击这些身体对抗的活动。”“我的儿子适应社会能力差，就在学术界发展，避免被人算计。”“社会很乱，平时就在学校里呆着，别到处乱跑。”

即使我儿子能当总统，我也宁可让他永远留在我身边种地刨土豆。

母亲

当然这自私也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究竟是什么取决于她儿子的理解和行为诠释。

3 父亲

Every boy is born with a void in his soul. If not filled with father's love, it will grow deeper and darker with daemons.

Robert Bly

爸爸一直是我的反面教材，他的家庭暴力让我对男人的力量充满了恐惧，他做事无原则无谓取悦他人成为妈妈教育我所用的典型案例，他的冲动他的放纵以及他事后的懊悔让我为他感到羞耻。在我的眼中，爸爸是这个温暖的家庭中混乱和麻烦的源泉。

从现在的眼光看，爸爸，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他可以充满关怀和爱心地带着朋友的孩子出去旅游拍照，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好叔叔，却不愿意花时间陪我玩。每当我看到他抱着另一个小男孩迎着阳光倚着风景区栅栏的照片，都感到无法逃脱的痛苦。我上大学时，他说他也不想这样，他不会表达。我理解他：对哥们的儿子好，带哥们的儿子玩，那是多么仗义多么高尚。哥们会多么感动！带自己的儿子是多么地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到无聊无趣，没有动力。他说

的对，他不会表达，因为他是无血无肉的，他没有感情可以用来表达。在哥们的儿子面前，那种陌生是最好的借口，他可以标准的好人模式去带着他出去玩一个星期皆大欢乐。在他自己的儿子面前，需要用灵魂来引领儿子成长，需要用心用关怀儿子的动向。但是他没有，他自己也没有，他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合格”父亲。这种心底的恐慌演变成表面的无趣：一个小孩有什么可陪的呢？爸爸惶恐地从他的儿子面前逃走了，掩盖住他内心的空虚。但他毕竟已经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他的本能展现在那些张照片中。

我小时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爸爸不喜欢我，他宁可喜欢王叔叔张伯伯家的孩子也不会喜欢我。渐渐的我感到除了妈妈之外没有人喜欢我，我一定是生来就带着一种讨人厌属性。“喜欢”是一个可怕的神秘的东西，我在它面前是幼小无力的，不管我长得多么高大，脑子每当闪过此念就无法控制住那毁灭性的悲哀。成年后，我学会了从“喜欢”的肩头看过去，忽略它藐视它绕过它去寻找超越“喜欢”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可堪永恒的替代品。

爸爸也不会表达他的力量，他没有自己的事业，他不知道事业是什么。他很空虚，没有存在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吃喝玩乐就是生活的全部。哥们是可以伴随他吃喝玩乐的，所以“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哥们”。他有时也会因此感到郁闷，有时也会因为被人无耻利用和玩弄而颇为恼恨，不过只一瞬间而已，一瞬间之后他可以用酒将心中的怒火熄灭，因为他害怕与人冲突，怕别人对他怀恨。他要永远带着微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面对环境对他的剥削。但他是一个男人，每个男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国王，他需要他有他可以控制的东西。他需要征服他的妻子和儿子，让他们对他俯首贴耳，不然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一点安全感。他也无法容忍妻子对他所做所为的谴责，无法容忍妻子教育下的儿子对他的疏远和鄙视。可是他除了暴力，什么也没有。

一边是暴力征服，一边是反抗征服。我们家一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每次大打，妈妈都会流血。妈妈是不能容忍被压迫反抗到底的，你打我，我就和你拼命。而我则充满了恐惧，面对暴力不知所措，直等着挨揍或是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爸爸打。我排斥着男人的暴力，害怕它会将我一起毁灭。在家庭暴力中我学会了在发怒时砸东西，不敢砸别人的东西只砸自己心爱的东西，砸碎后抱着它的裂片痛哭，好像潜意识里我在给自己寻找一个悲恸的理由。

小时我痛恨父亲，并且恐惧他，下决心长大一定不像他那样，惩罚他抛弃他。在潜意识里，我事事都要做得与父亲相反：我要彻底颠覆他！

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成熟的男人形象可以模仿；我的事业中，没有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时而拍拍我稚嫩的肩膀。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悲哀。

因此我的青春期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天地发育成熟，我一天比一天更男人；另一方面，我避免自己的行为和一些坏男人一样，但同时我又不知道什么是好男人。一方面我要按照妈妈的期望要求自己，另一方面我的本能抗拒着她的期望。我无法找到答案，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不管我如何恐慌都无济于事，上了高中，

我悟出了解决方法：机械化，压抑自己的感情，全然理性心无旁骛地疯狂学习，以人类的价值和天地的境界解释自己存在的意义。

But, my void grew with daemons.

- 爸，你最近怎么样？
- 还那样。
- 还那样是什么样？
- 就是跟你上次看到我一个样。
-
- 你上次要跟我说什么，现在说吧
- （虽然这个场景很不完美，但还是说了吧）爸，我想跟你说，我要以自己
的眼光重新看待你。
- 我就知道，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

2009.12.31

4 个人界限

4.1 引子

据说爸爸年轻时打架很勇猛的，我却一点没承袭来。在东北，小男孩打架是家常便饭，我也不例外，不过在无数次大小战斗中，我无疑都是失败者。每次发现一场战斗不可避免时，我不是鼓起勇气一拼为快，而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甚至在自己占上风时看到对手暗弱的样子心生恻隐而被反击得措手不及。于是打架与挨揍几乎等同。

现在看来，打架并不仅是力量的对决，更多的是精神的较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架，不知道自己在捍卫着什么或夺取着什么，对是否应战也会犹疑不决。我过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去考虑敌人和盟友，不去做外交，将对手打跑后不作任何防犯，当对手叫到一伙人反扑回来群殴我时，我又羞于去向自己的哥们求助静等挨打。自己的哥们出手帮我把对方揍得求饶时，我又心慈面软。事情了结之后，我又不会对哥们恰当地表达感谢。我不明白如何打架，也不懂得怎样处理与他人的冲突。爸爸并未教过我，只说打架的时候什么也不要想不要有顾虑，往死里揍，“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但我从来都无法给以坚决贯彻；妈妈也未教过我，只会叹气别人家的孩儿生下来就会跟人干仗，我的孩儿生下来就被欺负。

后来长大了就不打架了，跟同学们在一起嬉笑打闹还是常有的。一个奇怪的规律是那么多朋友在一起闹，最后都会演变成我一个对如狼似虎的一群。现在想来有两个原因，一是面对社会，我总是在想着自己而不去考虑他人，在疯闹之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摔跤技巧和枪法，却从不考虑政治斡旋不考虑游戏规则；二是我总是不顾一切地

在站到弱者的一边与强者搞衡。因此兄弟间打闹的最稳定政治格局和终极演化状态，就我单挑一群。当然不管我如何修炼，最终都是被群殴，扒衣服或扔进雪堆的受害者。这就是我的缩影，并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也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我的，哪些是我可以控制的，哪些不是。

打架打不过，拼嘴拼不过，明争暗斗还受内伤。我没有安全感，似乎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松将我踩在脚下，而我不知如何凝聚力量，不知如何反抗，不知如何自我保护，更不知如何借外力保护自己。有些同学很小的时候在伙伴中就很有感召力，比如周宇锋比如谭大治，伙伴们都喜欢他保护他。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神话，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We dono what to do. Because we can't get it.

David DeAngelo

久而久之，我悟出了为自己赢得安全感的方式：好人小男孩模式。我不再与人争一分一毫的利益，也不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美好世界里：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每个人都有冲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每个人都会帮助我爱护我正像我会帮助和爱护每个人。我要学习科学，向自然界寻求宝藏，分给我的同伴们。我要把自己赤裸裸地呈视给所有人，不带任何掩饰，我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却又无处不在。

我向来希望自己透明地存在于社会间。我不喜欢神秘，人的神秘——它只会把人们的智慧从自然吸引到自身——我愿变得澄明，我愿把我的注意力集中于自然。我就要被坦荡地摆在那里——我的价值我的逻辑我的准则都被摆在那里——甚至可以由这样准确预测我的行为。比起 *privacy*，我更看重 *simplicity* 与 *harmony*。

2007.8.12

我消除了自己的神秘感，成为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果然我可以清静伟岸地存在于天地间，不带任何“私欲杂念”，不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也不卷入任何“世俗”的斗争。

你以为没有人算计你就说明世界很美好吗？你太幼稚了。没有人跟你斗，是因为你太弱了，没有丝毫的挑战性；没有人跟你斗，是因为你太纯洁了，大家不忍心伤害你；没有人跟你斗，是因为你对谁都好，碰了你会损人品。

于潍敏

当年听到这话，我一脸无辜和疑惑地喃喃道：“真的吗？现实有这么残忍吗？我宁可不信。是不是你太阴暗了？”

我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由公理支配的人，一个模糊的人。不是人。

只要你对所有人好，你就会受到所有人喜爱吗？它只在一个小男孩取悦大人时成立。

Dr. Paul

4.2 人

高中三年，我一直在努力发明新理论让自己更像机器一样学习和生活。

大学四年，我一直在怀疑着自己的人生观，担心着自己会精神分裂，不断地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属性？”

直到 2010 年春节，我才明白什么是人的本质：个人界限（Personal Boundary）。

一个人的界限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界，在它的里面我有主权我说了算，在它的外面我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一个人的界限又好比细胞膜，它把原生质与环境隔离开，使细胞得以存在，它吸收养分排出废物，保证细胞的新陈代谢。

一个人的界限就是外界所感知到的“人”，它在社会中定义了“人”本身。

我小的时候，有着本能的个人界限，但它模糊不定发育不全，因此在打架争执中我无所适从。家庭的畸形导致我没能自然地形成健康的个人界限，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无法适应，于是我“聪明”地干脆不要自己的个人界限做一个另类的超常规的人。但另类的代价在于它违被人性之本能，我便又“聪明”地发展出一套强大的公理系统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在另类的模式下，我获得了成功获得了安全感，令我对纯粹理性的人生产生迷信，并对彻底逻辑化的机器行为产生崇拜。“人的感情”成为我理性大厦中的一层伪装，一层缓冲。

在独自学习生活中，机器是最优的；在与人交往中，人才能保证正常沟通。那么我就应该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切换”，以求全局效率的最优。我要拥有“机器”和“人”的两套接口，才可以既有充实的生活，又不致成为遗世怪物。所以，我是“机器人”。

2004

- 如果对方是机器，那么无所谓感情交流，只需以机器接口配合；如果对方是人，那么我同样可以人的感情与之沟通，并且对方也会以人的感情宽容我的双重人格；至于机器人，是为知己。

- 但愿你们能保持同步。

2005.7

我梦想着大学里的同学都是我“机器人”一样的知己，但梦想很快破灭，我很忧伤，断定自己“被骗了”。于是我开始苦苦寻找“平庸人类”中暗藏的“机器人”以填充我内心的孤独和空虚，似乎是找到了，但是我们似乎真的竟无法同步——这几乎成为了悲剧的源头。

我的身心在随着时间成长，我的人性本能一次次觉醒，对抗我严密的逻辑大厦，我又一次次地补好，把人性强行压抑下去。我就在这种压抑和反抗中挣扎和震荡。

5 理性

我们面对的生活是复杂的，我们在其中会感到无力和恐慌。哲学的意义，就是使人通过思考，把其中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消解掉，代之以永恒的价值。学习哲学就是为了得到稳定的有安全感的生活。

唐文明

高中里，我挂在嘴边的理想是“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以之为中心，我进入了学习的狂热状态，获得了“巨大成功”。临上大学时，是我理性的巅峰，那时给自己的要求是：

- 四年里，不间断地学习，每天睡眠八小时，学习十六小时
- 学习的内容仅限于数学、物理、外语、国学、计算机
- 当出现信仰危机时，允许看一点哲学
- 有不懂的地方，就看一本参考文献，直到递归至彻底理解为止
- 有不会的地方，就从头学一项技能，直到递归至无所不能为止
- 每月生活费控制在 300 元以下
- 只与智慧的人谈话，不闲谈
- 不玩游戏
- 不谈恋爱
- 不手淫
- 不赖床
- 不看 A 片
- 不参加社会活动
- 作业必须在彻底领悟之后再作
- 考试之前不准复习，靠自己平时的积累取得高分
- 不论在宿舍、教室、食堂、厕所，都要一直学习，在环境差的地方可以背单词背古诗

●

这些规则都是“推导”出来的，凡是有利于让我“贡献一切”的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利于“贡献一切”的都要坚决禁止。但是我又在不断地怀疑着自己的“潜规则”，横生烦恼，于是我要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公理体系打补丁以“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结果是我每隔半年就会彻底崩溃一次，为了重新振作，重燃希望，我要形成一篇“理论著作”：

- 2005 年 12 月《假如懒惰离我而去》
- 2006 年 5 月《我之于科学》
- 2006 年 7 月《论人格的统一》
- 2007 年 6 月《论科学的统一》
- 2007 年 8 月《廿一》（未完）
- 2008 年 1 月《廿一对话录》
- 2008 年 7 月《论理的精神》
- 2008 年 12 月《论黑客的精神》
- 2009 年 6 月《九辩》

大学生活就此终结。到了《九辩》，我已经消解了理性。但对于生活，只知道它是“没有准则”的。

一言蔽之：我的“绝对理性”就是一个小男孩在面对生活中无尽的未知（情绪、性欲、矛盾、争斗）惶恐无措之时，用学到的数理逻辑为自己严密编织出的一套“我很安全”的谎言。

6 仇恨

我知道你的状态是最优的，但是它无法一直维持下去，你所压抑的能量必然会恐怖地爆发。我倒是希望它来得更早，少造成一些毁灭。

王璞瑾

虽然我的公理体系消灭了我的个人边界，我与世无争，处处助人处处谦让，但只要我的基因还在起作用，边界就存在着无论被隐藏得多么深。当他人有意无意地侵犯我的利益时，虽然表面上他不会碰到任何阻力，实际上我却在这些侵犯中隐忍着深深的痛苦。这同样是一个悖论，越是一个好人，越不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越会神经过敏，充满仇恨。一个逻辑体系无法解释什么时候应该有仇恨，什么时候不应该有仇恨。仇恨完全成了不受控制的暗能量，若不是向内毁灭了自己，就会向外毁灭了他人。

- 我抢了你的苹果，你能怎样？

- 我长大之后杀了你。

Robert Bly

小男孩不会哀求叔叔还回苹果，也不会找爸爸帮自己要回苹果，也不会跟叔叔讲道理说抢别人的苹果是不对的，更不会看穿叔叔是在逗他玩最终肯定会把苹果还给自己。他只知道自己被侵犯了，而且丝毫无法反抗，他立刻感到无力和羞辱。

$RRR_{2006} := \textit{Rational, Resurge and Revenge}$

$RRR_{2009} := \textit{Rage, Resent and Repress}$

7 完美主义

一个美丽、幼稚而又功利的愿望萌生了：我要在激情与理性间自由取舍；我要在机器与人性之间自由转换。这方为冯虚御风之真正自由！我的状态应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达最优，并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平稳存在，我要可以自由调节两者的多寡强弱！

2006.5

如果说你追求的是完美的成果，那么我的完美主义侧重于完美的状态。一种效率无比高强，心境无比纯洁，生活无比舒适，处事无比豁达，行为无比自然，思想无比深邃的状态。一种严密循环的，天人合一的，永恒的状态。这样我的生命就绵绵不绝地化为无尽的价值，我自己也冯虚御风地生活着。

相对于成就我更看重状态，我甚至觉得现实生活是“非线性”的：如果效率接近于一个极限，时间就会趋于凝固，能量也会趋向无穷。只要状态达到了，奇迹就会被创造。

2009.7.23

没有个人边界，我无法看到自己的能力的尽头在哪里，无法了解自己的局限，我无处不在可以完成任何我想要完成的。我会觉得只要我能无限努力就可以获得无限的成就。

小男孩的世界是简单的，良序的，有限的。我不需要平衡不需要取舍，凡是应该做的，都去做到极致。我会迷失在细节里越走越偏，仍然以为自己在向目标前进。我不知道目标本身有时是不能被精确描述的，我会做大量的考查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找出“最优”的路线后才肯迈出第一步。

- 徐总，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学习 *php* 啦！

- 哦？你不是说 *php* 很恶心吗？
- 但是我发现 *emacs* 是有专业的 *php* 和 *html* 混排模式的，*html-helper-mode*。
。太帅了！你看，这快捷键这语法高亮。
- 难道你之前说 *php* 恶心只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 *emacs* 编辑模式？
- 是呀是呀，没有一个合适的编辑模式我如何高效地工作？不能高效地工作
我如何能心情舒畅？不能心情舒畅我如何写出完美的代码？
- ……好吧……………

徐杰

在健康的个人边界之内，是一个人的财富，是时间、兴趣、自由意志、能量和金钱。健康的人知道如何交易，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达到目标。

小男孩没有个人边界，我并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可以支配什么，我的绝对理性告诉我只要努力什么资源都会有的，在幻觉中我的时间、兴趣、自由意志、能量和金钱都是无限的，我完全可以不“世俗”地考虑这些。我只关心更高尚，同时也更虚无更模糊的目标，如“个人修养”“人类社会”。当我有限的资源都倾注在细枝末节上，小男孩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没兴趣没时间没力气了。我将这一次失败归结为努力不足，努力不足一定是因为自制力太差，为了提高自制力，我需要更有效的自我压抑的技巧。

几度轮回之后，仍没有成功，我的“理性制约”变本加厉，我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却仍抱着“只要我的方法找对了，就一定会把之前的失败都弥补回来”的幻想，仍然浑然不觉地浪费掉自己有限的资源。

8 精神洁癖

我们不能为了分数而出卖自己的灵魂，正如我们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肉体。

郝诚

精神洁癖与完美主义紧密相连：既然我的资源无限，那么我就要追求最有意义最广泛最抽象最全局的价值。我应该鄙视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他们理解不了高尚的追求，他们不敢奢望伟大的理想，他们太世俗了。让我考虑分数和名次，那简直是对我灵魂的玷污！

在大学，我们仍保持着在高中那样吃屎的习惯，虽然当时吃屎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来到不必吃屎的大学。

当我们可以不吃屎的时候，我们悲哀地发现，我们已经喜欢吃屎。我们“理性”地告诉自己：我本来就是吃屎的嘛，不然高中怎能吃得下，不然怎么能有如此的前途。

当先驱奋力从扒在地上的吃屎者中站起来，用自己源初的理想去寻找蛋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希望，但是，但是！很快，很快！先驱者那圣洁的身体被扒在地下的同伴连同屎一起吃掉了。

我唯一能做的，是扒在地上装作吃屎的同时，偷偷地吃 *Penrose, Dirac, Stein, Lang, Polya* 那些带着悲悯的蛋糕，就着我自己已凝固的血块和眼泪。

2007.5.18

小男孩的世界是完美的，我只让“经典”进入视野，不允许任何“垃圾书”浪费我的生命。因此每学一门课，我都要找到一本最受好评的书，替代任课老师使用的“垃圾教材”——这才是我自己的大学！我宁可沉浸在 *Penrose, Dirac, Stein, Lang, Polya* 的科普读物里，也不愿意看一行“垃圾教材”。我从来不看中文的数理书，因为它们都是拼凑的。我“理论上”从来不娱乐，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我“理论上”从来不闲谈不聚餐，因为那是浪费生命的。我从来不管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因为我只关心永恒。

我从不讲平凡的话。

杜升华

9 癮

现实的生活与完美主义的生活仍不一样。一方面我生活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幻觉中，幻想自己正在进行着最有价值最具创造性的活动，幻想自己在全身心地投入；另一方面我在各种癮中花费着大量时间和能量。

这已经与精神病患者具有一定共性：意识处于自己幻想的世界中，而行为在进行着完全不同的事。

Be careful to regard addiction as a kind of mental disorder. It gives you yet another illusion that it is such disease which caused your chaotic behavior, that you need drug and therapy. It distracts you from the reality that you could overcome addiction at your choice.

Joe Zychik

我处于一种隐蔽的精神失常状态：幻想自己在努力，实际在堕落。我的幻想可以看起来十分严密十分伟大十分有理有据，可以唤起周围同学心底“高贵”的共鸣。因此我可以跟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讲述自己的幻觉，栩栩如生。有些同学会被我的幻觉所感染认同道“这才是我们目标的生活”，有些同学则无动于衷不语离去。在我失败之时，我仍会一边描绘我的幻觉一边叹息自己只差一点点过去没想到，有些同学会深

切认同这是一种“高贵的失败”，有些同学则对我的空谈不予理会，个别人在个别时候会把现实揭露给我。

- 其实你丫的啥事都没干。
- 所以我要在下一阶段加倍努力。
- 哼。
- 我会把其它工作都停掉，只做这一件事，从这本经典的书开始看起……然后……
- 随便你怎么想，无所谓。*I don't care.*
- 我还会学这个理论。
- 那是你自己的事。

吴玉清

实际吴玉清有他更高贵的幻觉，只是他的行为无意中擦出了我的现实。

当发现自己面对现实的痛苦无力和无助时，当出现被抛弃感时，小男孩会逃避。可是我的理性大厦并不教我如何逃避，我也根本不承认自己在逃避，因此我在潜意识中“发明”了理性之外的独立事物来实现逃避，这就是“癮”。

个人边界就好像资源的容器，一个清晰的坚固的可控的边界才让自己的王国有效支配资源。当我没有个人边界的时候，资源统统流掉了。潜意识的一部分通过焦虑的情绪来提醒我“你的资源正在流失，你很危险，你又要失败！”但我的理性不允许这些出现，“你很快乐，很充实，正在通向成功，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潜意识变成计数器拿出证据，“看你的自由度多么低，幸福指数多么低，自信多么低，生活质量多么低，精神状态多么差！”理性不知所措，再无力抗拒。这时，世界之外的第三股势力“癮”出现了，它攻陷了潜意识与计数器之间的连接，一切指数都回归正常。在理性的纵容下，癮控制了计数器，理性继续讲“理论上，我很幸福。”

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归为“癮”？强迫性的用于逃避现实的行为。

9.1 手淫

Men think about sex more than they will ever let women, or even each other, know. Teachers think about fucking their students, fathers think about fucking their daughter's friends, doctors think about fucking their patients. And right now, for every woman with even an iota of sex appeal, there's probably a man somewhere in the world who's touching himself and thinking about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fuck her. She may not even know him: He may be that businessman who walked past her in the street or the college student who sat across from her on the subway.

Neil Strauss

人类是自然界少有的可以常年保持发情状态的动物。小男孩不知道这些，不愿承认这些。面对自己的性冲动，我很害羞，也很害怕。我努力让性冲动能处于我的意识掌控之下，努力建立理性的体系证明手淫是邪恶的以试图避免。这又是一个悖论，一边试图用“理论体系”来解释和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一边深深地感到阴暗和邪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恶心，一边又会被其中的快感所淹没。

*Sexual tension is a natural energy. If you repress it today, it will burn
up your ass tomorrow.*

David DeAngelo

小男孩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性冲动的能量，要么把它压抑下去无视它的存在，要么把它随意地释放伴随以无尽的自责。小男孩就这样一天天地与自己的能量斗争着——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

克制失败后，我动用理性对自己进行净化，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扼杀性幻想于萌芽。还创造了自己的“脱敏疗法”来转移性幻想的注意。跟铁哥们比赛谁可以保持最长时间不手淫不梦遗。

小男孩最引以为豪的是曾经四个月不手淫，六个星期不梦遗，每次恰当和不恰当的时候都要拿出来炫耀一下，包括这次。

我还与吴玉清了解了少林派的“练精化炁”功，时时锻练，还精补脑。彼时初识此功，异常兴奋，这次我的理性终于可以战胜欲望了，遂自得三言与吴先生共勉。

练精化炁歌

存天理 灭人欲

志未销 行尝律

意气凝 神鬼惧

出乌合 携风去

2008.3.14

在这斗争进行的同时，手淫慢慢成了一种瘾，成了我理性之外克服焦虑的一种发泄方式。面对现实的痛苦，肉体的快感可以摧毁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建筑，让我瞬时忘掉一切忽略一切，即使随后便是无尽的空虚。

这又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理性地寻找和锻练克服性欲的方法，另一方面我潜意识里寻找着快感更强烈的释放方式以弥补手淫之后的空虚，比如寻找“更完美”的 A 片。

9.2 A 片

80 后男人是纠结于日本的一代，我们从小痛恨着日本，但日本漫画伴随着我们的童年，日本 A 片伴随着我们的青春。

A 片是手淫的搭档。男人是视觉的动物，对 A 片无法抗拒。

小男孩也不利外，但我在看过之后会感到邪恶和自责，在对着 A 片手淫过之后会暗骂自己无聊，马上将其删除。很快，A 片也成为了一种瘾，在情绪波动时看 A 片成了一种强迫性动作，让我忘记现实，自我麻醉。偷偷地看 A 片演变为生活中的邪恶快感。

小男孩曾经试图针对 A 片进行“脱敏疗法”，通过跟舍友同学光天化日下共赏以克服自己的羞耻，通过看 A 片时强迫自己不手淫而“将 A 片与性欲剥离”。但这事实上对自己看 A 片起了控制还是助长作用，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行为无法压抑，压抑之后无法控制，我实际上就是在“寻找理性的漏洞提供自己放纵的理由”，它的存在使我的理性大厦陷入深深的恐慌和无助。

Sexual Frustration

The only reason you go out,
The only objective in mind,
A glimpse of a familiar pair
Of legs on a busy street or
A squeeze from a female who
You can only call your friend.

A scoreless night fosters hostility.
A scoreless weekend breeds animosity.
Through red eyes all the world is seen,
Angry at friends and family for no
Reason that they can perceive.
Only you know why you are so mad.

There is the 'justfriends' one who you've
Known for so long, who respects you
So much that you can't do what you want.
And she no longer bothers to put on her
False personality and flirt because she thinks
You like her for who she is when what you
Liked about her was her flirtatiousness.

When your own hand becomes your best lover,
When your live-giving fertilizer is wasted
In a Kleenex and flushed down the toilet
You wonder when you are going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That night when you almost got somewhere.

There is the coy one who smiles
And looks like she wants to meet you,
But you can't work up the nerve to talk.
So instead she will become one of your nighttime
Fantasies, where you could have but didn't.
Your hand will be substituted for hers.

When you neglect work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When you neglect the ones who really love you,
For a shot at a target that you rarely hit.
Does everyone get lucky with woman but you,
Or do females just not want it as bad as you do?

Neil Strauss

9.3 计算机

计算机是模糊荒蛮而又纠结的。一方面它代表 A 片的稳定来源，因而承载着性能量；另一方面它是绝佳的科学和工程工具，因而承载着完美主义；再一方面它可以进攻和毁灭，因而承载着雄性的暴力与罪恶；又一方面它是与人沟通的窗口，因而承载了我作为群居生物的基因表达；还一方面它是游戏的载体，因而承载了我对虚幻的完美的向往。

但是，我一直不承认这些。

电脑有且仅有三个作用：科学计算；获取信息；与人沟通。

2005.11

计算机作为瘾而存在，是因为在大学里，我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满足，我觉得我时时处处都是失败的。唯独计算机与网络，可以给我以成就感和满足感。

你上大学这几年，是不是计算机能力的提高远比数学和物理大？

赵琳

我会在压力面前旁顾，去“钻研网络技术”，消耗大量的时间与能量，在精疲力竭之后倒头睡去，痛苦的现实就离我远去了。

9.4 电子游戏

小时候会想，我要是可以每天玩游戏该多好，哪怕地界上只剩下我和一台电脑。

许多同学看了 2006 年数学系学生节里我们的班剧《血泪赤壁》都会说这是我给舍友郑早立写的，可是实际上剧本的原稿写的正是我自己。

我打压着自己，立血书发毒誓：不玩游戏不玩游戏。最后都被我以各种聪明绝妙的理由绕过。

游戏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一个像现实世界但不为我的行为负责的地方，我可以释放暗藏的邪恶力量，我可以体验我渴望体验的却不必付出太多努力。

祸患蒙忽微，智勇困所溺。

多少壮志豪情，毁在虚境里。

旧时万丈雄心，转了无踪迹，再无心克敌。

岁月如过隙，流年轻掷弃。

看今朝，忆往昔，悔无及。

多少机遇，指间流逝，实可惜。

东山犹可再起，重拾昨日意气，补牢正逢期。

惜取少年时，劝君多努力。

2006.12

关于癮，在临毕业时我意识到：

- Repression can be more painful than addiction.
- 癮的作用是麻醉自己，回避现实中的痛苦、羞涩和焦虑。不去着手解决现实问题，癮就不可能被戒除：或者复发，或者被更高级的癮替代。
- Sexual addiction is a flight from intimacy.
- 道德约束过度就是没有约束：如果“一道邪念”就要自我检讨，那么人很快就会自我检讨到麻木。

小男孩会在理性的指引下“净化心灵”，隔绝隐患。我曾经为了不在电脑上堕落而将电脑烧毁，悬挂床前以为警示。后来小男孩宣布手淫、游戏和睡懒觉是前进中最后的三大敌人，立志要逐个击破。再后来，小男孩把各种都癮赋予一种新解释，将它们与罪恶联系起来，试图用道德来做为约束。

问题在于，理性是思想的一部分，我不可能通过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因此我无法控制也不应该控制自己的性幻想。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撑”和“道德解释”。如果我去约束自己的思想，对思想和行为不加以区分，实际的情况是思想违背了约束将直接造成行为的放纵。

Facing a dilemma, a man has two choices:

change, and accept.

accept, and change.

David DeAngelo

10 拖沓症

小时候我就很拖沓，不想做的事情，既不能拒绝也不能了断。

完美主义、精神洁癖大大加强了拖沓症，使拖沓“合法化”。

拖沓时所面对的往往是不想做却必须做的事，或者是想做但是很难完成的事，或者是很重要但是会触发心底的羞涩恐惧和不安的事。而精神洁癖使得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唤起心底的不安。这种绝妙的心理组合使得小男孩什么也做不成，整天愁眉苦脸。

人的意志指导着行为，不管做什么事头脑里都会有一个模糊的盘算。完美主义的小男孩面对一个小问题，要把与之相关联的细节全部一举解决，头脑就会出现无数的分支，原来的问题本身也变得模糊。潜意识会不断地提醒着“你这个还没做，你那个还没看，你介个还没想”，几轮下来便趋于崩溃。当头脑中有两件事很重要的事时，人马上会产生失败感，因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办到。

什么都做，就是什么也没做。什么都想，就是什么也没想。

任何事情都可以引起我的焦虑，这时我的理性又出现了：“你很喜悦，你很幸福，你很充实，你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我可以证明”。

这是一个绝妙的心理组合！渐渐的，我已经忘记什么叫高兴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充实，整天僵着脸不会笑，时而有植物神经信号传导上来，轻轻地叹一口气。

娘不企望你有多大成就，不需要你有什么丰功伟绩，只求你能开心地生活，别天天哀声叹气。

这是一个迷途，小男孩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出的迷途。

我很久没有跟你联系了，是因为我的拖沓症越来越严重，每次想起给你写信，一个念头都会起来：等我状态好了再写……

于是，这封信一年也没写出来，直到现在我意识到自己严重的心理问题（事实上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意识到的），才强迫自己一定要开始做事，而不是在空想完美，回避困难，临时修补中循环。

去年暑假，本来 GRE 作文考得挺顺手，但那之后我开始犯病，症状是用数学和物理的学习来回避背单词，回避做 GRE 题，结果原计划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全被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了（期间自学了张量分析等等内容用于逃

避)。于是我在几乎没复习的情况下考了 GRE，最终 Verbal 成绩是 350 分（满分 800 分）。

当时另一件被我用于逃避的事务是在学校里面管理服务器，每当我感到压抑感到大考迫近时就花出大块时间来“研究”网络服务，甚至起早贪晚。甚至有的“问题”让我一连“思考”好几天，最终被“完美解决”，但实际上，我把使用它们来令自己几天之内不想 GRE，不想自己的责任，不想自己面临的现实的挑战。

但噩梦远未结束，GRE 回来，我就若无其事地告诉自己：要把基础课学好。于是我取消了暑假之前报上的 12 月份的托福考试，开始看 Landau 的统计力学和经典场论，却几个月下来进展非常缓慢。因为有了 GRE 数学和物理变成了我逃避的对象，我继续用“网络服务”来拖沓自己的课内学习。所以作业落得一塌糊涂，上课也不好好听讲，看自己早就应该看完的书，甚至旷课。所幸那学期课程很少，期末没有出现太严重的后果。

按课程计划，我们在大三年级要找导师进入科学研究。我的天体物理方向的导师是主动找我的，也对我非常关心。但那一个学期被我拖沓虚无荒淫地度过。导师的任务我完成得很慢，最后放寒假再找导师的时候，他都忘了我上次找他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了。

进入寒假，我给自己布置了众多任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根本的心理问题。结果我接了一堆活，甚至包括帮助辅导员写毕业论文用的程序。越急于求成越困难，越困难越容易逃避，结果年前的成效与自己计划得相去甚远，再加上几次去找导师导师都推说太忙不理我，集中住宿的同学上新东方 GRE 班我被暗暗地刺激，几位比较了解我的朋友都不在学校，我的心境非常差。

可是我仍不知悔改，心境差了就拼命地玩程序玩网络玩硬件，好像吸毒一样，最终心境是越来越差，日复一日，若不是我妈妈在大年三十前一天把我强行从学校拉回家，恐怕我就精神分裂了。

过年时我仍非常烦闷，为此我回了一趟老家（两年未归了），见了高中同学和老师，感慨万千，算是缓解一下，没让自己憋出病来。——但治标不治本。

年后，我再不甘心，要把自己落下的追回来，考虑到上学期要考 GRE 先的课非常少，新学期选了很多重课。最终仍是恶性循环：从空洞的完美理想到实际不务正业地做无关的事情。到期末我全线崩溃，两门主干课 70 多分，一门 60 分。

而到了那时，我却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去轻生厌世厌校。结果状态依旧：提不起精神做事，一想到自己的英语考试，出国手续就惊出一身冷汗。结果一个暑假过去竟连 *Toefl* 都没有考。

若这样发展下去，恐怕再没几个月我就废了，也永无颜面给你发邮件了。

2008.10.23

提到楼宇庆老师的 seminar，小男孩心里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小男孩从小就非常喜欢天文，数学啊物理啊都是因天文而“爱屋及乌”。上大学之前小男孩就下定决心要献身天体物理事业。

我与楼老师相遇也算是有缘的。2007 年夏天姜燕飞来请我帮忙解决一个 Linux 问题，我随他来到楼老师的办公室。电脑问题很容易，五分钟就解决了，我就跟楼老师和姜燕飞一起聊起来。我说我一直非常喜欢天体物理，看了什么什么书，今后有什么什么想法。楼老师很高兴，“到我这做 seminar 如何啊？”我也非常高兴，真求之不得啊。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始，我当时觉得我要开始真正的研究了，我要把楼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跟随他学习锻炼。我希望这个 seminar 是我学习生活的转机，我希望从此我会找到感觉找回自我。

But there is no father's love in my void; There is only daemon, even more.

楼老师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篇经典论文请学生把里面的图重画一遍，这样入门可以很快对这个领域有直观的理解。

我拿着论文，就毫不犹豫地递归下去，为了看懂其中每一句话，我把参考文献一个接一个地看，再到第二层参考文献，第三层……最后我发现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字“常微分方程的渐近性质”，于是借来两本苏联人的书，一点一点地啃。——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威力。很快楼老师问我结果，我很害羞：我本应该把那两本书看完的，我本应该全面理解常微分方程的渐近性质，然后毫不费力地看穿论文中的微分方程描述出解空间各个角落的性质，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很不争气，我很垃圾。我回楼老师说，再给我一周吧，我肯定能得出结果，我想给导师“一个惊喜”。

过了一周，情况依旧，我又向楼老师讨了两周。两周之后，我自己也快崩溃了，去找楼老师，把我这一个月以来看的东西稀里哗啦地都讲了一遍，说很快就可以“彻底理解这种微分方程了”。楼老师很无奈：“我只让你画出这个图，你看这个微分方程，它有解对吧，我就是要把这个解画出来，懂吗？你跟我说的都没用，这个很简单的，以前的学生一个星期之内就做出来的了，真不知道你为啥一个月都不行。”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羞愧还是委屈，连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画微分方程的解我画微分方程的解。”

回到宿舍收到楼老师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负责寻找超新星的项目。超新星的项目是有传统的，2005 年 12 月我刚入学，楼老师的学生边福彦发现了一颗超新星，引

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边师兄已经毕业，这个项目正缺人。寻找超新星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因此需要尽量使用计算机程序完成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自动观测和筛选处理以及标识的程序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以计算机能力来讲，我是非常合适的负责人选。但那个时候小男孩觉得写计算机程序是很低级很肮脏的工作，只有边走边思考理论问题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心里一惊：是不是我这个篇论文看得太慢，楼老师怀疑我的能力？打发我去干体力活？——这是精神洁癖的威力。我毫不犹豫地操起键盘暧昧地答复楼老师：这个……我想先做好手头的工作再说……

我现在可以理解楼老师当时感受：这学生混蛋透顶，刚出来混才几天，给论文不看，自己弄一堆书来忽悠我，画个图还这么费劲，安排他个小屁事还推三阻四，真他妈的受不鸟了。

我仍然是委屈的，我只是一个小男孩，我不懂这些。但是老师已经按照成年人的标准看待我要求我了。

我开始画图，很快发现手头并没有这样的工具，于是我开始寻找“最好的画微分方程解的工具”。我开始考察各种语言各种库各种工具集，到各个邮件列表发文询问，一转眼又是一周。楼老师问我画出来没，我说没有还没找到合适的工具。楼老师更无奈了：“这个还用找吗，用 Matlab 不就行了……算了，我也不让你自己学了，你直接去问翟翔，拿他的程序画个图你自己看懂了就行。”我大脑又是一片空白，更加羞愧更加委屈。

作为一个狂热的自由软件人士，我更有精神洁癖：坚决不用商业软件，我要求我的电脑每时每刻在干什么我都清清楚楚，决不依赖任何一个只知道赚钱的公司。回到宿舍我咬紧牙关，暗暗发狠，我就算是不吃不喝不睡，也一定要找到一个自由软件的画微分方程解的工具。于是我没有理 Matlab，也没有向翟翔求助。自己在宿舍里头悬梁椎刺骨地憋了两天，终于确定使用 Python 的数值计算工具 Scipy 和画图工具 Matplotlib，画出了楼老师六个星期之前要的图。

我欣喜若狂，一溜烟跑到楼老师办公室给他看我的成果，楼老师一声长叹：“你看你一动真格的一两天就弄出来了，也不知道你一个来月都干什么去了……你做东西这么慢，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让你干什么好……这样吧……”楼老师让我继续考察该微分方程在其渐近面附近的解。

我仍感到很委屈，却又不知说什么好，索性不去多想按照楼老师指的方向继续努力。闲言少叙，又过了一个月，我考察并找到了 3D 的画微分方程的工具 mayavi2，的确发现了不少渐近面附近的奇怪性质，我还饶有兴致地试着把 mayavi2 打包进 Debian。但楼老师对我发现的“奇怪性质”并不特别感兴趣，“又过去一个月，我都忘记当初为啥让你考虑这个部分了……”楼老师再布置了什么任务我自己也忘了，因为 GRE 已经逼近。

寒假我再去找楼老师说我过年不回家了，就跟您好好学习。楼老师已经对我失去信心，根本没怎么理我，在我的百般哀求和表决心下，他又给我一篇论文，说把这个

看明白。我领命而去，这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成败在此一搏，于是我又开始新一轮的献祭。2008 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不为所动直接参加了集中住宿，一定要抓紧寒假时间好好跟楼老师学好好跟楼老师学。

但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三五天发一封邮件汇报一下进展，但三四封邮件出去之后楼老师都没有回，我觉得不对劲，论文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干什么我亟需指导。楼老师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我又花了几天功夫准备出来一份读论文的报告打印出来每天到楼老师的办公室门口转，就盼着亮灯。终于等来了，我敲门进去正要拿报告讲进展，楼老师见到我就说：“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我特别特别地忙，一会还要接一个国外的电话，我们改天讨论好吗？”我说我看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往下怎么做，您就说个一两句就行。楼老师说我太忙脑子里没有你的事，以后再说吧。我还想赖着不走，楼老师就把我连哄带推撵出门外，呼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抱着一叠纸默默地走着，理科楼里黑洞洞静悄悄的，似乎又有一丝飘渺的声音，极远的又是极近的，好像是楼老师正在打电话，又好像是他在对我不耐烦地说“快走吧快走吧在我眼前消失”，随之是一个关门的动作。但是为什么我听不到那撕心裂肺的关门声呢？为什么我看到门猛地关上了，走廊一下子黑下来，我却听不到一丝门响呢？为什么，为什么我听不到了！为什么这扇通过亮光的门一遍一遍地在我眼前关闭，我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不通，没有人回答我，周围死一样的寂静，我只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道光突然出现，我猛地抬头，那是一楼大厅悬挂的彩灯，新年就要来了。彩灯跳动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好像雀跃的精灵，来吧精灵们，让我看看你们还能变出什么颜色……模糊了，扭曲了，溶解了，精灵们果然都聚到了一起，幻化出一道道彩虹，又好像是一片遥远的星云。突然又清晰了，星云消失，精灵们都蹦回了原位，只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眨呀眨的，一道寒冷从我脸颊划过流进嘴里凉到心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低头走去，喃喃道“北京的冬天也这么冷啊，像东北一样冷……”

马上就要过年，妈妈来到学校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我说不知道，妈妈说你气色不好我带你去置办点年货散散心，我说好。我们来到了前门大栅栏西单，我被妈妈牵着一步步地挪，就好像三四岁的那个讨厌逛商场被妈妈拖着走的小男孩一样。累了，我坐在商场厕所外的楼梯上，呆滞地凝视着前方。妈妈说大过年的跟妈妈出来买点东西怎么就没见你笑一下。我说妈妈我咋就觉得生活这么没意思呢，一开口眼泪扑簌簌地落下，砸在楼梯上噼啪作响，轰隆隆地盖过了商场里的音乐。抬起胳膊抹了一把我说妈妈我不想跟你逛了我要回学校。妈妈叹了口气说那你注意安全，还没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我呆在辅导员的实验室，把 OLPC 支在电脑旁，一遍一遍地编译着内核，修改着驱动，不一会天就亮了，径直回到集中宿舍倒头便睡，中午一点多醒来又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猛然发现楼老师的一封邮件！我揉了揉眼睛仔细看道：*Your mother is looking for you. Please call her immediately.*

我那时没有手机，走后妈妈不放心给宿舍一遍一遍打电话都找不到我，早晨再打时舍友说我一宿都没回来。等我早晨回来睡时，舍友已经去上新东方了。妈妈火速来到学校把物理系翻了个遍也不见我，她模糊记得有个“楼老师”就找到他的办公室，楼老师了解情况后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马上打了电话，妈妈见到我二话不说就把我从学校拖回家过年了。后来妈妈说宿舍也没有物理系也没有我还能上哪去，她已经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去报警了。

过了初一我说妈我想老同学了要回趟东北，于是我们正月初二起身又算是看了一眼故乡。

转过来 2008 年冬进入申请的季节，我请楼老师写推荐信，发了五六封邮件，GTalk 留了三四言皆石沉大海。算了，一个 seminar 导师都不给写推荐信的学生，又能有什么申请结果呢？朱鹤年老师说，嗯你当年大实验作得非常好我很欣赏你，但是为什么你的导师不给你写推荐信，你的人品值得怀疑，我需要查清了再决定是否给你推荐。再转过年，快毕业了，又帮他修了一次 Linux，毕业论文没写完就给他看请他写评语再被批评教育一番。临走前，楼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年轻人时间充足精力旺盛，千万要老实地做学问，决不能投机取巧，蒙混过关，你们这一代要是在大学就这样应付学业，今后中国的学术可就真没救了。

我谨记在心，我是失足少年，我险些学术造假枉上欺下。亲爱的楼老师，感谢您赐予我的这段财富。

然而，我的心头仍有许多“假如”在盘绕，假如我没有完美主义，假如我没有精神洁癖，假如我没有拖沓症，假如楼老师能及时发现我的真正问题并真像父亲一样引导我走出来……

作为导师，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个人动态，仔细观察并纠正学生的坏习惯，耐心解答年轻人活跃的思想中各种稀奇古怪甚至疯狂的问题，带领他走出失败的阴影并指给他一条光明的通途。如果无法做到，那只是一位学者，不是一位导师。

孙贺

这实在是奢求，如果我真正遇到一位导师，那真与父亲无二了。

If you can not find a father, you will have to father yourself.

Robert Bly

11 献祭

小男孩没有自我存在感，不懂得爱自己接纳自己。小男孩的心底是一层无法逾越的自卑和差涩。我甚至无法以自己为中心主体，坦然面对自己的快乐、成功和自由意

志——这是自卑与羞涩的极致。我甚至难以一个普通人的自我来接受他人的帮助、关心和体贴。在我的眼中，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属于我，也都不会属于我。

在那堂皇高耸坚固伟岸的理性大厦深处，躺着的是一个瑟缩发抖脆弱恐惧的灵魂。

是那坚固的理性大厦告诉着我，“你快乐了，你幸福了，你成功了，你自由了”。瑟缩的灵魂，仍然找不到价值，“我为什么存在，我有什么意义，既然将来总会死去，为何不现在去死呢？”

理性大厦晃动了，理性在自责为它没有保护好它的主人而自责，很快它自我修补了，并为它的主人提供了一道理性的答案：“活着可以随时死去，死去就无法复活。”

我仍然空虚，仍然惶恐，除非把自己附着于一个至大至深至远至高的形象之上。

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我为宇宙而生，宇宙为我而生。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清华理学的早日复兴。

这些看似政治口号，实际真的是我精神的支柱，没有它们我就什么也没有。我的生命就是草芥，我需要依附于这些永恒的事物，才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格外重视“永恒”，不然我没有安全感。一切临时的东西都是人类对自己妄自尊大的欺骗。无时无刻地想着永恒，我的灵魂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能聆听现实，很少活在当下。

诸位恩师，列位同学都拿我当人看。

而我呢？却没把自己当人看，一次又一次地令自己和周遭祝福我支持我关心我的长辈和朋友失望。

我那无所畏惧的锐气呢？

我那无可限制的效率呢？

机械化，机械化，既然我如此不是人，还拿自己当人看干嘛？锐气来源于机械化！

不经机械化，怎能成人？痛__快__痛__快，我要上到第二层

机械化带来没有上界的效率。因为机械化之前的步骤我已走过。

2007.6.29

如果需要我用血来维护 *Dirac* 的尊严，我宁愿承受任何可以承受和不可以承受的。

2007.5.6

这是一种虚无的献祭，它的受体只存在于我自己的幻觉中。我需要编造出一个形象来接纳我的献祭，才能获得被认同感和安全感。

无原则地帮助同学修电脑是对这个园子的献祭，架设出国代理供师生使用是对人类精神自由的献祭，用 Dirac 作量子力学入门是对科学经典的献祭，在关键时刻奋然出头拉濒临退学的舍友一把是对人类智慧的献祭，考试不复习而去看 Penrose 的科普书是对纯真思辨的献祭，早晨三点半爬起来挑灯学习是对暗恋对象的献祭，半夜里攥着钱不打车从北医三院走向清华是对兄弟情谊的献祭，掐着书苦读不彻底理解就不肯动笔写作业是对自己源初理想的献祭……

原始人类公公将矛插入自己的胸膛是对本族图腾的献祭。

在现实生活中，你将一个人奉为偶像，他代表了你的生活理想，你拥有了他就拥有了幸福的生活，于是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热情都专注于你的偶像，那个由你塑造的完美形象：你因此而失去原则，你因此而喜怒无常——你不觉投入了你的一切，但你的一切都被你的偶像耗散。

2008.1.7

献祭者就是受害者，自己伤害着自己。

12 拒绝

- *Have you ever tried to refuse the requirement of others on you?*
- *No, hardly ever.*
- *Try to refuse, you will be more carefree.*
- *I know. I really know... You are RIGHT.*
-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earn how to refuse by firstly refusing me.*

2008.9.5

小男孩不会拒绝，因为没有有一个理性的规则告诉我何时拒绝。小男孩害怕拒绝，我害怕拒绝会伤害到别人，从而引起冲突，别人不喜欢自己。

我没有一个完整的个人界限，因此我并不明确自己的底线，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阻止他人过分的行为，我也不知道如何给出自己的偏好。反过来，如果我不知道拒绝，那么我就永远也不会会有一个健康的界限，我就会永远把自己与他人混在一起，任凭自己的资源白白流失，任凭自己的能量不断耗散。

“propose and reject”是人与人交流，达到共赢的基本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需求，让别个接受或者拒绝，才是人与人相处的健康模式。但是小男孩无法理解无法接受，那是低级肮脏的世俗活动。

拒绝是表达自我的过程。

If you don't know when to stand for yourself, you feel unsafe unconsciously.

David DeAngelo

小男孩也无法承受被拒绝。我会把被拒绝当作人格的否定，看作一种侮辱。同时面对拒绝，意味着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小男孩无法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它带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助感、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小男孩觉得自己被控制了却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仇恨也会随之出现，面对想要得到却无法得到的东西，小男孩会把一件小事无限放大而开始抓狂，小男孩会变得阴暗血腥不择手段。

被拒绝也意味着失去，意味着被剥夺。小男孩同样无法面对，我可以压抑下去这种无力感，但当压抑进行到边缘时无尽的愤怒会恐怖地爆发。

- 把苹果还给我！

- 不还。

- 我杀了你！

Robert Bly

13 安全感

由于没有安全感，小男孩会：

- try to impress
- seek approval
- ask for validation
- throw emotional tantrums to get attention
- correct people because I need to feel important
- talk superficial bullshit for approval and attention

小男孩会因为一点小错而坐立不安，不断自责不断道歉。在谈话中小男孩会不由自主地取悦对方，不由自主地刻意表现。

When things screw up, ralex into it, surrender to the universe.

David DeAngelo

小男孩会牺牲利益以求和平。小男孩无法正视生活中的矛盾，要求自己在一个无上准则指导下，向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目标奋斗终生。我无法正视人与人的误解，要把自己“清白”地展示出来供众人观赏。因此，我不会闲聊不苟言笑，压抑了幽默的基因，成为了一个无聊的“君子”。

我总觉得人的情绪是 *meaningless* 的，不能写入历史的事业是 *meaningless* 的，不承载永恒价值的行为都是 *meaningless* 的。

张戈亮

小男孩无法面对伤害和疼痛，我会编造出各种理由发明各种理论来证明自己的无辜。

14 反洗脑

从小生活在洗脑的环境里，我对许多人性的本能有着奇怪的抗拒，这是我潜意识里反洗脑的结果。

小学的时候特别讨厌开大队会，特别讨厌大队辅导员的讲话，每次听完这些教育讲座我都会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那么高兴，为什么我就那么难受。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就拼命地找身边的小朋友说话为此没少被老师批评。

其次是写作文，老师讲这是佳作，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如果自己没词可以借用上面的话。但是我如何看也无法理解佳作妙在何处，反而觉得特别恶心特别肉麻，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我的作文里整整齐齐地抄上那么一段。在小学里，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作文，为什么要学语文，这些东西怎么都跟大队会里的教育讲座一样令人讨厌。

再次是爱国影片，小时候每次都会看得热血沸腾，不过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英雄人物为什么不这样这样为什么不那样那样，我突然发现影片里的叔叔阿姨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样，他们很怪异，我很害怕他们，但是我不敢说。从那以后我对电影一直没有好印象，潜意识里觉得看电影是一项特别无聊的活动，除了可以不上课跟旁边的同学聊天，别无他用。

我从心里害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害怕“抛头颅，洒热血”，害怕“东方红太阳升”，但我又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

到了高中，这种潜意识里的反洗脑演变成我对政治、经济、外交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讨厌。每当不得不讨论这些话题时，我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幸运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理性的大厦，我可以不动任何感情地发表和写出很多很长的议论，就好像在做逻辑的公式推导一样。

感谢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我开始明白语文不都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也不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开始阅读古文和诗词，开始明白这才是语文课的初衷。

政治、经济、外交，都是健康的成年人之间交流，让大家共赢的途径。但是我心里一直有着深深的阴影，在这阴影的笼罩下，我一直难以与人讲利益，一直难以与人谈条件，一直把自己保护在自己的虚幻世界中。就连宿舍兄弟们卧谈讨论国际形势，我都会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不适。

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洁癖，我不喜欢与经济、金融、管理、投资沾边的任何课程。我不愿意参与任何社团组织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因为它们再我的眼中，都是“政治”。

那么我为什么会十八岁入党，动机就很难理解了。当时我已经确定保送，中学的党委书记老师来发展我入党，我突然发现在中学政坛上火红的人物们都没有被考虑，唯独我，不禁油然而升一股强烈的虚荣。等虚荣退去，我在想是否入党就可以强迫我自己接触政治领悟政治呢，我在想党的方针政策理论体系形式上其实与我逻辑的理性大厦差不多。但是同意被发展之后经历的被发展过程又让我感到抗拒，由党性代替人性我实在是难以接受，即使那时我的人性已经被理性代替，我无法在理性之上再凌驾一层党性。于是一直以来，我是在用我的理性来伪装党性代替人性，幸运的是大学里我的党建辅导员们我的同学党员们都是有人性的。

当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俗世学问的过激反应时，我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涉世机会。即便意识到，每次做出尝试我的头脑中都会出现学生思想教育大会上那无聊肉麻的场景。

或许，离开了祖国，我才能抚平自己心里的这道伤痛，真正成长起来做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外交的人，社会的人，健全的人。

15 暧昧

小男孩习惯于献祭，不会健康地看待自己的需求和权利，不会正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小男孩无法坦然地拒绝和被拒绝，因此我也无法简单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但这种拐弯抹角，是与我的“simple and harmonic”相抵触的，于是我又发明了各种推论来解释自己的暧昧。

我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之中，时时处处都在想得自己，无法真正理解别人。因此我的行为似乎是自己做给自己看的，只有我自己才明白其中的暧昧含义。

说实话很多清华男生都是很聪明甚至敏感的，我宁愿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是装傻充愣不是我不想做，不是我不愿意做，我的无所作为，是因为我不敢做，是因为我不懂该做什么，不会做。我怕万一一不小心处理得不好，做错了什么，伤害到了你，所以，到头来，愚笨的我还是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对你的重视，才让我因患得患失而迟疑；正是因为承担的责任，才让我不得不用冷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巨大压力，才让我在你面前如此的无所适从。你只看见了我的无动于衷，却不知道我心里的辗转反侧。

[linkin @ JOKE @ newsmth](#)

与此同时，我的暧昧举动又是直白的，直白展现出我的自卑，我的无力，我的软弱，我的羞涩。这些软弱的举动就是在说：“你看我没有自信，我不值得你这样关心，我觉得我不配，你仔细看看我是多么的恐惧多么的害羞。”是在说：“我不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一个真实的自我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所以我只会给你修电脑，我只会请你吃饭，我只会琢磨花钱给你买礼物——除了这些外在的形式，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具躯壳，无血无肉，我难以理解自己如何全然作为一个人站在你面前。”

16 情绪

当冲动袭来时，我被一股强大的非理性力量所控制，一切都变得无法证伪，明天的我会全盘否定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会耻笑我昨天的荒诞举动。似乎我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个支配着我的行为却不可被我理解的神，我在神的光辉照耀下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无力。我就是在这样的力场中漂泊，破碎，凋零。我的人格在其中分裂，我的理智在其中丧失，我的力量被溶解在茫茫虚无中无法凝聚，我的准则被扭曲为莫比乌斯带而自相矛盾。

2008.1.7

小男孩靠自己的理性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可是理性无法解释也无法推出小男孩的情绪。同时情绪的能量又非常强大，可以顷刻摧毁一切建筑。我压抑着，改造着自己的公理体系试图彻底征服自己的情绪。

Someone's will power has been wasted on repressing his emotions.

David DeAngelo

其实情绪是动物的高级行为，它使生物更利于生存。当肉体受到侵害，我们会有疼痛感，这是一个警报。同样，当我们思想或者生活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痛苦的情绪就会出现，它告诉我们“你出问题了！”这时如果不出倾听问题，而是残暴地用理性压抑“我很快乐，我没有问题！”那么我就断绝的自己的预警系统，我就会在痛苦无力挣扎越陷越深，同时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理性的地狱，这就是恒永的堕落与自残。

Motion creates emotion.

Anthony Robbins

小男孩不理解自己的情绪，习惯想法是“这件事，等我心情好了再去做”，然后开始拖沓。

我不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要去倾听，用实际行动冲破幻觉给现实中的问题给以正面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痛苦。但是小男孩并不明白。

理性的自我打压是恐怖的，理性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它要防微杜渐，它要铲平一切情绪波动，让我成为一台永恒运转的机器。

你怎么一点亲情都没有了……唉，这个儿子不是我的，是我贡献给社会的。

2003

17 情感

关于婚恋，我从小被母亲灌输一种观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以个人修养为重。你有了出息有了地位，自然就会有好媳妇。

我的儿子一心上进，不去揣摩女人心。

2007.2

从幼年被大人们开玩笑起，这个观点就一直在我耳边盘绕，不断给我暗示，最后被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它的笼罩下，我觉得恋爱是相当不务正业的，我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不必去选择我的伴侣，在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她会自然出现。

如果你不去选择，你就不会得到你喜欢的，只是你无法拒绝的。

刘泽汀

母亲又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不希望儿子陷入“感情的泥潭”，另一方面她又担心我找不到媳妇。她也不知道她的观点，她无法指导我。

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是无法指导儿子成为男人的。

孙贺，作为我的精神导师，输出给我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柏拉图的精神的恋爱，一种朝圣的“真爱”。

正是因为爱情有着这高尚的情操，于是真爱着的人们相信他们的爱情应该比他们的生命更加不朽。因此爱情是超验的，爱情甚至可以与宗教带给人们类似的体验。于是一个真正爱过的人，当他失去爱情时最容易在宗教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因为爱情与宗教都是要通过一个异己来肯定自身。

爱情与婚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要素。婚姻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并通过法律给予了无上的地位，因此婚姻可以在世俗世界找到。一个人如果想寻找婚姻，那么他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人，通过一种仪式，建立一个家庭，去过一种具体的婚姻生活。但爱情则不然。爱情并不是潜藏于生活的角落，可以让我们去寻找。爱情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找到的。婚姻俯首即是，而爱情是如此稀少。爱情本应如此稀少，否则为何梁山伯与祝应台的爱情会千古流传？

……这种真爱是存在的。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但是我会终身保存着一份这样的爱。这种伟大的爱使我不轻浮、不做作、勇敢而真实、纯粹的生活。这爱就是我高贵灵魂的明证。

孙贺：论一种精神恋爱及其可能

我同样无法接受这种高贵与纯粹，我迷茫同时又掩饰着自己的迷茫。
小男孩一天天长大，看起来已经是一个男人，但是情感却一直苍白空洞。

- *I am fond of you. Do you like me?*

- *I... don't know.*

- *I can't believe it. Tell me how do you feel about me. Tell me!*

-

- *Are you avoiding me? Why do you hold back your feelings from me? Why?*

Why! (cries)

- *Because I have no feeling. I am but a machine: a machine of truth, a machine of justice, a machine of ethic, a machine of deduction.*

2010.3.17

除了逻辑，小男孩一无所有。

18 女友

- ……你有女朋友吗？

- *What is 女朋友? How do you define 女朋友?*

2006.7

小男孩在潜意识里是害怕亲密关系的，因为小男孩无法通过公理体系给女友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

这又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小男孩渴望获得认同和理解，把自己的理性大厦明晃晃地摆出来，把自己的空虚暧昧地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小男孩又在逃避，害怕内心深处瑟缩的渺小的灵魂被人发现。

A man has only one escape from his old self: to see a different self in the mirror of some woman's eyes.

Clare Boothe Luce

小男孩自己永远也无法冲出自己的迷宫，永远也无法打破理性的禁锢，永远也无法长大。这是小男孩明白自己应该死去，让一个健康男人从自己的尸骸中诞生的唯一可能。

*You are my partner, my muse, and my best friend. If not for you, I
would still be a hopelessly clueless Nice Guy. You are truly a gift from God.
Thank you.*
Robert Glover

19 阴暗

精神洁癖是一组高贵的准则，小男孩鄙视一切不洁的东西并构建着自己最纯洁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其实今年寒假刚开始时（1月10日左右），还发生了一件我丝毫没有准备，令我无法承受的事情……………我几乎是被一个性取向有问题的人暗算了。一下子我看到世界最阴暗的角落。

2008.11.12

虽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默默地拒绝了，但我猛然意识到一位热情关心我的师兄一位我所尊敬的师兄对我的给予捆绑着如此阴暗的要求。我也猛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完美不纯洁。那天清晨，我从他的寓所出来，天刚蒙蒙亮突然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我走在雪地里，朝着紫荆的方向移动，我感到冤屈，我感到无力，我无法接受昨夜发生的一切。我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无法再如雪一般纯洁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童贞看得这么重。或许是缺乏生活阅历，或许是没有丝毫准备，或许正如小白所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会变得像女人一样（她的男友绝不会如我这般隐忍和贞洁感）。

事情很快过去了，但是它赋予我一个象征：

- *You are to get your hands dirty.*
- *Not only my hands, but my body, my soul.*

鲜于中之

从前我一直幻想着自己上了大学会修练一门正派武功，一直把着这个园子幻想成一个圣洁的地方，一直想着要净化自己的灵魂让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因此我摒除一切邪念，引入一组组高贵的道德约束，封印了自己的邪恶行为和思想，走进这个园子接受洗礼和教化。

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我越来越多的习惯都被揪出来贴上邪淫的标贴被我的理性按倒在地远远地抛在身后。我越来越圣洁，越来越高尚，也越来越无力，越来越绵弱，事实上我阉割着自己的智慧，禁锢着自己的野性。

本达哪都好，就他妈的条条框框规规矩矩的太多太烦。

吴玉清

或许我并不喜欢吴玉清，但是我被他的力量所吸引，被他的热血所陶醉，从他的黑暗中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吴玉清点燃了我心底封禁已久的邪恶。

我相信邪恶，我崇拜 *Lucifer* 。

吴玉清

这股邪恶在我心中慢慢苏醒，从我身后的影子中召回了那些曾经被我流放的魔鬼，重新凝聚成我的魔法和力量。

Your gold is in the shadow.

Robert Bly

那是我自己的魔法和力量，因为叛逆而被我抛弃的魔法和力量。我曾经抱着圣洁的幻想，把太多自己的宝藏投入黑暗的背囊，我把我的财富变成了我的负担，我把我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那圣洁的幻想，只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躯壳。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

2009.12.23

我也开始明白，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只有邪恶间的制衡才是稳定的系统和双赢的状态。纯洁的我，若不被自己的邪恶所保护，将失去参与制衡的资格。

To be used and abused, that is a problem.

David DeAngelo

Power, conquer and honor.

2004.9

20 结语

小男孩离开了，静静地离开了，化作一颗星星，每天都在注视着我。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望着那璀璨的夜空，轻轻地说：我会想念你的。
我已经很难分辨——我不必分辨，我喜欢上了每一颗星星。

Iron John

A strong power
forced me
by enchantment
to live under the water,
until a young man appeared
who is ready to undergo the discipline
and go through the suffering
that you have gone through.
And now that you have done that
I can appear
as I am:
A LORD

Robert Bly